



07209

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唐順宗實錄

韓愈

卷陳商書
夫百物朝
夕所見者
人皆不注
視也及親
其異者則
共觀而言
之夫文章
豈異于是
乎實錄言
其大者孫
旒能文之
士以為不
及班之過

哉○歐陽
修曰退之
筆力無施
不可而管
以詩為文
童未事故
其詩曰多
情懷酒伴
無事作詩
資談笑助
語誰教人
情狀物態
一寓於詩
按此亦退
之詩也

○柳宗元
職平淮夷
雅表思報
願思孤心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
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

封為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

斷留心佐文○所○以○易○入○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

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它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

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

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

古文奇賞 卷十七

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

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

奸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

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

至陸贄張洄李允等以毀譴朝臣懼懼諫議大夫陽

城等伏閣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臯內外無敢救

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

上有力焉○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

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



文章二公
可以當斯
高矣

歐陽修曰
天下學者
揚劉之作
能為時文
第擅名譽
以誇榮當
世未嘗有
道韓文者
予為有司
所黜因取
所藏韓氏
之文蘇閱
之○蘇賦
曰公之訓
在天下者

如水之在
地中無所
往而不在
也
公自云
山上有鍾
焉人所不
可至霜既
降則鐘然
鳴蓋氣之
感非自鳴
也公所感
于當日者
深矣

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

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幸蒙太

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

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

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

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

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

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京兆

尹李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

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

古文奇賞 卷十七

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

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

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

杖殺之實遇待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

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

遂奉播為三原令廷詬之陵轍公卿已下隨喜怒誣

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

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

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貞元末以

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

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閭人所賣物但稱
官市卽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
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
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
爲官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
者稱官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
送柴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
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
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
者街吏禽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疋然官
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
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
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
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
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烏雀於閭里皆
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罔於門不許人出入者
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烏
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
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
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烏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

善餉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
官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
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
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
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
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
罷○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
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
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
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四

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
中李鄴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
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
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
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
授○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
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
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
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
誼遂巡慙赦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

叔文制曰

精識諱材

寡徒少欲

質直無隱

沉深有謀

高郢。珣。瑜。皆。停。飭。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闈。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思。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未。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高。見。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累。爲。盜。所。奪。萬。福。使。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五

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岍。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

將判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曠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岷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

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襍。吏因得大爲奸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

人中書侍郎陸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贄參出李異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異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異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異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臯。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于天子。朝廷無敢言其

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誦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奸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戕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洵。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于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

德宗自書

元十年已

後不復有

赦令左降

官雖有名

德才豈以

歡過伴旨

譴逐者一

去皆不復

叙用至是

下徵大悅

而贊城皆

未聞退詔

卒于貶所

于君子性

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
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
支不給馬艸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
贊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
賴陽城等救乃止贊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
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
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
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
忠州十餘年嘗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諂不著
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于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八

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
下而城贊皆卒○衰延齡讒毀陸贊等坐貶黜德宗
怒不解在朝無救者陽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
令天子殺無辜之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
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贊等無辜狀德宗
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辜良久乃解令宰相論
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
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
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
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

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特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臯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臯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行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

不登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臯。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臯。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它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

魯其與說
訖支惡心
腹內離外
有韋阜等
折巖縵等
賤表而中
官劉文珍
等皆先朝
任使舊人
同心怨循
變以啟上

在它處家貧不能塋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塋于其
居之側○戊午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
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
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
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
夕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壬寅制王
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道理乘
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
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相幸異日用之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
溫李景儉韓擘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
定為死交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而進交游蹤跡
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
它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儒呂
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送來者皆送賀之有
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
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士父歿罷
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肯肯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
成季等朋讎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

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
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
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
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
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
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
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啟凌準等主謀議倡和採聽外
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
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
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十一

淚滿襟因歔歔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
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
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
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
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
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
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
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
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
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

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歿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歿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婿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于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亦○省○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

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追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歿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

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應科目時與人書

突起

公口彼五
千者且使
生于今之
世其道雖
不顯于天
下其自負
何如哉肯
與夫斗者
者決得失
于一夫之
目而為之
憂樂哉五
子屈原孟
子司馬遷
相如揚雄
又日知吾

之退未始
不為進而
衆人之進
未始不為
退也
公與八書
曰子之聞
吾言亦悲
矣嗟予子
亦慎其所
之哉

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
品彙匹儔也共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
為之阻隔也然其窮潤不能自致乎水為獫獫之笑
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
芘于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
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視也其灰

古文青賞 卷十七

十三

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
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
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
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
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臯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
憐啓之

與馮宿論文書

施先生墓志銘開先生講論如客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
知直似古人亦何得于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則意
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

不爲者或
地視乎故
不能即乎
新者強也
知而不以
告人者不
仁也告而
不以實者
不信也

送溫處士
序相爲天
子得入于
朝廷將爲
天子得文
武士于幕
下求內外

無治不可
得也

被字第之
信

意恐未襲。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久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

古文奇賞 卷十七

道。不可謂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于。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于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許遠論

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成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賢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

此立論張本

誠畏。灰。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肯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灰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灰處矣。遠之不畏灰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灰。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乎。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灰。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十六

破小人之

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飢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弃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灰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收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度若小矣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十七

容嶺南府之尊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蹕數千里。漫澗不見踪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磨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艸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曉外利害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它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致。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歸疾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迺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幘首鞞。袴

握刀左右。雜佩弓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

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

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

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

看昌黎集卷多
鄭公無多
詔今人則
饒舌矣

命意高結
林奇轉聖
從天降

命意大有
關係

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將客作証

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

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功名流于萬歲，請以予

言為使歸之獻。

郭明龍曰：作文要于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諛人而已者，耻也。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

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

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代

學有經法，通知昔事者一人，與之為二。由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

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別離

可憐之色，持被直入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顏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引古起議論

以二疏美少尹而卑于虛景城并故出皮变化不可損換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昔公卿設
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画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

篇情景在此病上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嘆息知
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
踪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画者而画與不画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
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
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
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
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
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

雙○狐○勇○前○

若世

有生色請之

目當解頤

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物而可祭於社者
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深許之而有憾于它人者多矣

送孟東野序

看它調句

一鳴字成文乃獨倡

机軸命世筆力也前

此唯漢書敘蕭何追

歸信用數十七字

答孟郊詩

規模甚時

利文字觀

天巧人皆

餘馮肉于獨不得飽

又醉留東野我願身

爲雲東野

變爲龍四方上下透

東野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二十一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艸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瓠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放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般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歲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調張籍詩
夜夢多見
之書思反
微茫又曰
吾老耆讀
書餘事不

柱眼又蒼
書化當世
莫若口傳
來世莫若
書

神掉如弄
九如典雲
總不遇之
感情酒上
變弄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
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與李斯鳴之
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
也亂襍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
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有而在下者孟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它浸淫
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翔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古文青賞 卷十七

二十二

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
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
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以悲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
命于天者以解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惟隱居者無所累于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
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篋曾

送劉師復
詩絕哉
其業以待
歲晚取又
云攜持令
名歸自足
貽家尊皆
渾然始厚
之旨

開口直藝
人理

神解語瘦
九見之當
絕句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趨藥之託而昏冥之迅耶
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庭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

送高閑上人序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二十三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九秋之
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巖者也造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恣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議論所謂之技于道者

開闢以之來奇峭處

看也敘述

名後世今聞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亡遺錙銖情炎于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聞師浮屠氏一灰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然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閒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王秀才敘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二十一

蕭蕭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已門戶故其文有雄視一世氣

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馭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填示子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邊疾必至于海如

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舫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于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烏乎其可量也哉。

送區生序

言黎誦官時調信使枕枕概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鋒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

者，遙遙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二十五

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臯于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拏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蘇軾所謂兩王子不

文眉如貫
珠只此一
篇開求叔
門戶

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入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領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奇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

又當奇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礪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于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亡乃迷惑

溺没于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于衡山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二十六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

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

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

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

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遙見

卷上小兒
善弄文字
讀此汗下
否

好奇者往
往苦不能
前不必遇
異人也

道士亦可
惡此人伎
倆并尺子
數語

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
廝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
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
踊躍卽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
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卽
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
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
畢卽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二十七

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
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
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
人也其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
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卽
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
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
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
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思皆起立牀下拜

曰不敢它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鼙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聞遂詣予言予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

張中丞傳後敘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八

古論大觀
載許遠論
茲更詳南
雲雲字尚
導並知之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鳴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成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舊援不至

以下皆補翰所不及而深憐

疑當作南 齊雲

先了七事却辨其

一、反、解、洗、茶、痛、火、入、骨、痛、之、肉、以、與、賊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夾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夾處矣遠之不畏夾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夾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夾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
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
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
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
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九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當時必有謂二

公當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唯陽小邑以自困者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

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

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

弃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

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夾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

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于

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

或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怵懾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十

又卽張籍

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效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它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歿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爲兄歿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又丁于嵩家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崇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古文奇賞 卷十七

續當世之丞不得盡其職故借橙記以點檢之而詞氣多澹宕奇詭近大卻亞

輅外者右轄何獨不然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側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請丞卷其前錯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晚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此該必唐故時有此諺

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嚟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拂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楠。與瓦塼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瀟瀟循徐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予方有公事。子姑去。

畫記

陡然起

看它句別妙處

一妙處在物
教麗雜而
於其說可
以知其畫
之絕世矣
○其文之
奇出者矣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十一

然成丘陷
者呀然成
谷窪者爲
池而缺者
爲洞

勸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于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
人立者斲者飲者洩者涉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
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
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小大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索駝三頭驢如
子齊物論、此段文、法、義、取、諸、考、工、記、及、在
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準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
旃車三兩襍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冑之屬餅孟簠筥筐筥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搏
物亦作三、壺、文、人馬雜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盡其妙

知名箴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十三

內不足者急于人知。需焉有餘。厥奔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亡聞。病其擘擘。昔者子路。惟恐有聞。
赫然千載。惠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
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于難。小人在辱。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旣出汝心。又銘汝前。
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南海神廟碑

海于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于
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二者皆生
窠心

清頭腦

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于公侯故海岳

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

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

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闕而刺史常節度五

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于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海常多大風將遙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古文奇賞 卷十七

為解而委事于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土兩旁

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遵

豆薦裸興俯不申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

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

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

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祿至州之明年將夏

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

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用賦頌休
敘事而詞
采綸爛

下以供農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穉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
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視。五鼓既
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
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尊爵淨潔。降登有數。神
具醉飽。海之百需。秘怪慌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
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旗纛旒麾。飛揚晻藹。饒鼓嘲
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
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十五

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墮

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

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

它名之稅。罷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

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宥帝命南伯吏情不窮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阪旣足旣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弗違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郭明龍曰此文特以祀事爲案海神固不可知也
得體

曹成王碑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十六

冠何字字
著意

直叙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于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旣孝旣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于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劄于兵郡旱飢民交走灰無弔王及

此是昌黎攷用家法

孝子委曲
苦心尽力
摹寫

州不解衣下令拮鎖橫門悉棄倉寶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察使噎倡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謬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姓名往戍界良以武岡判
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
師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七

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
成、王、是、奇、男、子、昌、黎、純、六、其、事、册、尺。
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弃部隨喪之河南塋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遯江州羣能著職王親
惟陳言之務去此目 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昇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還囀鋒蔡山蹄之剜斬之黃梅大嶽長平鏖廣
濟掀斬春撤斬水掇黃岡策漢陽行此汊川還大膊

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蘄僞刺史標光之北山
踏隨光化楷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成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于
溫終政于襄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奸究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八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夔將慎將鐸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予亦受命有事于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敘
而詩之辭曰

敬 聖者詳之于節

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董
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齟其奸媚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親歷歷陞陞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公所自謂閩中肆外摘
扶幽後陳言務去是也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享牙其閩肅宗代宗德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三十九

順祖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秀不藹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容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路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夾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師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金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飢無寒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晴○帝○

○晴○帝○

用意着開節

以下諸將會戰次第

歸重度度凡三見

○晴○帝○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成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入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頌文 林萬從 橫並台 雜介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逢在玄
宗崇極而北河北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
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符百吏急官事亡其
舊帝皆繼位顧瞻咨嗟唯汝文武孰恤子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
強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

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
胤愬武古通威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
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凌
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頓不利告功不肯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
歌馬騰于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
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授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
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肯蔡人禁不往

古文奇賞 卷十七

用蔡人語
感動御國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肯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
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
言天子明聖不願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爲不願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
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大
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明是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
堂坐以治之

收語有不
盡之意妙

殿中少監馬君墓志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

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

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八人女二人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

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

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

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眉眼如画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當是時見王于北亭循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一印題其妙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四十三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

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

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北

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

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人欲久不灰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荆川曰此歐文黃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郭明龍曰因少監而及其三代弟兄無一語道少

監生平止就交情上生感另是一格

廟月鉢心
刃迎鏡解
約章棘句
瑣雅胃腎

柳子厚墓志銘

稱許愛尺
寸斤而不
放一步又
銘孟郊曰
十維貞維
維執不節
維出不登
維卒不施
以昌其詩
亦不妄許
一字此謂
之相知

說它文章
不多及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
秀及曾伯祖皆以顯也
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擢武后次高

宗廟皇考諱鎮以事母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

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
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其而易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四十四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出薦于厚不致過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舉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
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

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
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

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它州此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鑿又嘗銘
至君曰鼎
也。不可以
枉車馬也
不可使守
閭佩玉長
瑋不利走
趙咄擊其
逢不擊巧
恐及斥其
人曰諸公
貴人說志
得皆樂歸
軟媚耳目
者不喜謂
是語大抵
不輕與人
故足重也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附音裴行立盧遵兩人以子厚或南夷中歸葬其一費俱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兩人從事故不沒之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塋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派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歿不去既往塋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四十六

潮州祭神文 二首

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于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牷酒食器皿物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豈不敢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

饗

其二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修之奠祈于太湖神之
霽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
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
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媪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
神之不愛人刺史所失職也百姓何辜使至極也神
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臯
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劓雲陰卷日月也幸身有衣
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
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
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四十七

祭房君文

維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餽展祭于
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于此吾復何言若有
鬼神吾未成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
否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
中丞韓愈謹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
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
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
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

其奇咄哉
聞神卷

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
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

余憲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入亡扶自持彼婉孌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易山以尹鼈祿
君飄臨武林之牢歲幣寒克雪雲風饗顛于馬下
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觥頂交駝
洞庭漫汗枯天無壁風濤相怒中作霹靂追程育進
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縱染林
山哀蒲思鳥獸叫音予唱君和百篇在嗟君止于縣
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
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敲眠加予以服僕來告言
虎入甌處亡敢驚逐以我驟去驟卽所乘之驢君云是物不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四十八

駿于乘虎取而逞來寅丑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
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予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椽江陵
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選無捨
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
逞觀南岳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
地名鈎登大鮎怒頰豕狗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壻
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
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
望于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
然生闢成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

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
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
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
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輦不撫其
子葬不送塋望君傷懷有韻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
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
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
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古文奇賞

卷十七

四十九

既有天下正列山澤罔繩擗正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
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
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鱷魚入手之涵淹孕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
之况禹稷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
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
與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與刺史爭上
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

鱷鬼神
不有斤西

弱亦安。能為鱷魚。低首下。心。低。低。視。視。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太。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聳。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古文奇賞

卷十七

五十一

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柳州羅池廟銘詞

荔子丹。芍蕉黃。雜肴蔬。芍進侯堂。侯之船。芍兩旗。度中流。芍風泊之。待侯不來。芍不知我悲。侯乘駒。芍入廟。慰我民。芍不嘯。以咲鵝之山。芍柳之水。桂樹團團。芍白石齒齒。侯朝出游。芍莫來歸。春與猿吟。芍秋與鶴飛。北方之人。芍為侯是非。千秋萬歲。芍侯無我為。福我。芍壽我。驅厲鬼。芍山之左。下無苦濕。芍高無乾。秣除充羨。芍蛇蛟結蟠。我民報事。芍無怠。其始自今。芍欽于世世。

十七卷終

